

岩井俊二《最後的情書》重溫純愛

書信再傳情 續年少未了緣



《最後的情書》岩井俊二選擇在自己的家鄉仙合取景。

新銳女演員森志菜。



《最後的情書》是日本導演岩井俊二相隔25年的新作。

1995年，岩井俊二的《情書》橫空出世便風靡亞洲，無論是影片中對着皚皚白雪呼喊「你好嗎，我很好」的中山美穗，還是圖書館窗邊風吹簾動下柏原崇的驚鴻一瞥，均帶着「岩井式美學」的含蓄情感和溫柔遺憾，成為不少影迷心中的「白月光」。在時隔25年的今天，當年的觀眾距離自己的青春已更加遙遠，卻迎來導演呼應舊作之新片《最後的情書》(Last Letter)。今次影片中關於夏日的故事，又將以何媲美《情書》中的往日冬雪呢？

文：黃依江

電影《最後的情書》改編自岩井俊二的同名小說，講述裕里(松隆子飾)在姐姐未咲過世後替代姐姐參加同學聚會，原本想在聚會上宣告姐姐死訊，卻被眾人誤認作未咲而未果。與此同時，她重遇未咲的初戀對象鏡史郎(福山雅治飾)，曾暗戀過他的裕里假扮姐姐與鏡史郎通信，其中一封卻落入未咲的女兒鮎美手中。鮎美從中回溯鏡史郎與未咲、裕里之間塵封已久的往事，一封封信將過去、現在以及埋藏在各人心底的秘密，跨越時空串聯起來。

鴻雁傳書方式來喚醒往事

岩井俊二執導的以中國內地城市為背景的《你好，之華》於兩年前上映，今次的《最後的情書》則是該片的日版。他第一次選擇了自己的家鄉宮城縣仙合為拍攝背景，繼續沿用「書信」這一元素，作為揭露往事的線索。對當代人而言，這種交流方式是有些「復古」的，但箇中浪漫也不言而喻。而電影劇情也是隨着這樣曲折的一來一回間點點滴滴展開，節奏緩慢而矜持。正如動畫導演新海誠評價的：「情信的許多機緣巧合，構成錯綜複雜的人生……岩井俊二是我所知道最浪漫的作家。」

同樣地，如同中山美穗在《情書》中分飾兩角一樣，廣瀨鈴也是在《最後的情書》中分飾兩角：年輕

時的未咲和未咲的女兒鮎美。這種以同一張面容在兩個不同人物之間變幻的方式，彷彿有魔力，帶動觀眾沉浸於影片之中。相隔25年，由《情書》到《最後的情書》，岩井俊二一直巧妙地運用這種「精緻的溫柔」，以書信描摹愛情，以愛情刻畫時代。當中年人「從現在看過去」，那些錯失的人又會重新相遇，未盡的往事又延續開來。

中山美穗豐川悅司再合體

本片的演員陣容，也會輕易喚起觀眾對岩井導演舊作的回憶，包括參演《四月物語》的松隆子，參演《燕尾蝶》的鈴木慶一，以及岩井本人主演電影《式日》的導演庵野秀明。他們的參演，亦是對岩井所有舊作的「回信」。

而更加值得期待的是，《情書》的主演中山美穗以及在片中飾演守護她之人的豐川悅司，也參演了這部「回應之作」，據悉他們會作為關鍵的人物出場。時光如同白駒過隙，《情書》中正當盛年的二人如今已是知天命之年。儘管戲份不多，但中山美穗表示：「我們已經經歷了很多，這些積累和經驗，一定會在銀幕上體現出來。」豐川亦打趣道：「比較20年前的樣子，中山女士好像被冷凍保存了一樣，真希望和她繼續演戲，但不要再等20年了，就明年好了。」



松隆子和福山雅治浪漫演出。



松隆子飾演裕里。



廣瀨鈴一人分飾兩角。



中山美穗和豐川悅司也有參演。

送《最後的情書》換票證

香港文匯報 WEN WEI PO 由双喜電影發行(香港)有限公司送出《最後的情書》電影換票證10張予香港《文匯報》讀者，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星光透視》印花，連同貼上\$2郵票並註明「《最後的情書》電影換票證」的回郵信封，寄往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與偉中心3樓副刊部，便有機會得到戲飛兩張。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粵劇與觀眾撞出不一樣的火花 紀錄片《六月雪》探索李沛妍人生旅途

妝抹上濃脂厚粉、塗口紅、畫眉毛，在粵劇的舞台上展開另類人生，這種憧憬與實踐來自於當時一個24歲的紐約華裔女生李沛妍(Eliza)。旅居香港超過25年的美籍新聞工作者Dean Napolitano，這次放下手頭的筆，以紀錄片《六月雪》(June Snow)為華裔面孔、但充滿紐約靈魂的Eliza，記錄她怎樣從平凡的打工者走上粵劇之路，以及探索自我身份的旅途。



Dean(左)和Eliza都在兩個文化之間遊走。

第十八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日前圓滿結束，其中一部入圍紀錄片《六月雪》由居住香港25年的美籍新聞工作者Dean Napolitano執導。「當時知道Eliza一個女生選擇投身於美麗的藝術形式，我覺得已經足夠編織一個迷人的故事。」因為一個共同朋友遇上Eliza，Dean認為她的歷程帶給他無形的動力將故事分享。

籌備和反覆思量了兩年的時間，Dean決定改變日常敘事的形式，以紀錄片的方式來講一個Eliza個人與粵劇相關的故事。Eliza的父母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而且均是上世紀著名的粵劇名伶。Eliza早年舉家移民美國，其間又回到香港讀小學，在成長過程中既吸收了中國文化的養分，也在美國的環境熏陶下，孕育出自由的靈魂。

大學畢業以後的Eliza，在美國東岸的科技公司工作，後來毅然辭去職位，從零開始學習粵劇表演技巧。

傳統藝術築起文化橋樑

Dean認為文化深深影響着每個人的生命，所以自我身份的定位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會隨着它找到動力和人生方向。「如果Eliza是在香港出生和成長，她的人生應該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方向吧。」作為一個在紐約成長的Eliza，與其他美國本地年輕人無異，喜歡結交不同國籍的朋友，也享受不同的嘗試與挑戰，但Dean形容成為粵劇名伶是她多年來潛藏的欲望，幾乎充斥Eliza整個生命，這大概也是Eliza父母沒有預料到的。

「Eliza本來可以有許多選擇，但是她選擇了以這種藝術形式去探索自身的身份和自己的根。」以Eliza獨特的身份在粵劇舞台上演出，Dean感覺到她為香港與美國的文化築起了一道橋，她既有華人的面孔，也有美國人熟悉的腔調，對於兩地的人都格外有感染力和親和力，能通過藝術形式消除西方國家的人對香港的誤解。

文：陳筱楢



Eliza決定在粵劇的舞台上展開另類人生。

好戲連場

《屍殺半島》只有場面的包裝紙

韓國電影《屍殺半島》(見圖)作為香港戲院重開後的頭炮鉅獻，對刺激影市來說，絕對起着關鍵性作用。畢竟疫情令大家養成多留家中的習慣，一時之間要呼喚觀眾重返戲院，必須要有具吸引力的電影作號召。《屍殺半島》是《屍殺列車》的續集，由於《屍殺列車》的叫好叫座大成功，續集出現亦成功製造熱潮，以現時戲院場內分層座位的安排下，仍能以開畫單日過200萬的成績，打破今年紀錄成為本年度開畫票房冠軍的電影，可說是不負眾望。但叫座力不負眾望，電影水準又能否不負眾望、符合預期成績呢？



方，來一場人類與喪屍的困獸鬥，其壓迫感對觀眾製造了極大的緊張元素，同時出色的劇本藉着這場「屍殺」，刻畫出各個主角的內心掙扎和人性黑暗面。反觀續集將「戰場」由有限地方的列車，搬到整個大都市之廣，壓迫感的緊張刺激不再，取而代之就是變成一場追逐戰，你追過來、我殺死你，就是這樣的追逐趕趕重復上演了整部電影，的確劇情

上是讓觀眾看得尷尬。

今集《屍殺半島》的口碑慘遭滑鐵盧，其實也說明了編劇的重要性。若純粹追求視覺畫面上的官能刺激，其實本片絕對能滿足到觀眾。將「戰場」由列車擴大到整個都市，整體動作特技場面也比上集升級了好幾倍，只是劇情上未能配合到如此大的升級工程，沒有就不同的場景設計出不同的事件，導致影片中後半段上演着重複又重複的追逐場面。說實話《屍殺半島》不是差，只是因為《屍殺列車》實在太精彩，結果觀眾對這電影的期望就由一部經典變回一部普通層次的電影。

據說，導演還想製作《屍殺半島》的前傳和後續故事，未知觀眾還有信心再入場挑戰嗎？

文：艾力

《新異變人》 想不想自己擁有超能力？



擁有超能力相信是世界上很多平凡的人很渴望擁有的，如果真的有一天你會成為一個變種人，你會選擇有什麼能力？有很多電影主題已經曾經用過變種人作為電影中心發展，虛構世界虛構人物，滿足每一個人的特別渴望，今次全新一套以變種人為主題的電影《新異變人》(The New Mutants, 見圖)，相信能夠一次過滿足大家渴望自己成為有超能力的人。Marvel美國漫畫同名系列改編、祖舒保爾(Josh Boone)執導的《新異變人》，以五名年輕變種人秘客、狼毒、加農炮、太陽黑子與月星的故事作為藍本，全片以神秘、詭異、陰沉與尖叫交織，編寫出他們充滿恐懼與壓迫的異常狀況，流露反叛精神。故事講到五名年輕變種人，他們各有不尋常的黑暗背景，身懷不一樣的奇特異能，不過仍未能自主掌控到異能，因為異能會為自己以至

社會帶來危險，所以被困在詭異的大宅之中，在一座猶如鬼屋一樣的秘密醫院內接受嚴密監測，恐怖怪事卻接連發生，慘遭嚇人回憶與驚心幻覺侵襲，五位新變種人逐漸成長，在生命受到威脅時，想運用內在強大的異能合力逃出神秘的隔離空間。

雖然在我們幻想空間很想擁有超異功能、超乎常人的力量，但相信擁有這些特別的力量時候，也會有不好的情況出現甚至乎壞的影響，試想想若果有一些超能力落入一些壞人當中，可否幻想到世界各地也有這樣的超能力壞人，這樣世界便更加快地步入末日了。

文：路美

導演：祖舒保爾
演員：安雅泰萊采兒、查理希頓、美絲威廉斯、普莉亨特、亨利撒嘉
支持指數：★★★★
好睇指數：★★★★
感動指數：★★★ (以5星為滿分)



劇本未能啟動森美搞笑Mode ——《過街英雄》



記得《過街英雄》(見圖)和《反黑路人甲》開播前的廣告中，仿效電影宣傳手法，頗具新鮮感之餘亦的確令筆者對劇集頗有期待。可惜《過》現實跟期望有明顯落差。大概是因為看着森美明明努力搞笑，我卻覺得不甚好笑吧！



「下把對手」(可以是小儀，也可以是麥美恩)；然而喜劇與諷刺的搞笑方法並不同：前者的笑位需要精密的計算，後者在於臨場反應。猶記得大台早年在「星島」爆紅時，也常找他回巢在台慶「東華」做Talk Show，但其實一點也不好笑，關鍵正在於他在綜藝節目

相信不少觀眾也發現，《過》的主要橋段大概是源自《蜘蛛俠》+《怪獸家族》——故事中森美飾演的唐亮星因為植入了老鼠的耳朵而擁有跟老鼠特性相關的超能力。或許電視台本來真的想將劇集當成超級英雄片，但那低質的電腦特效，加上森美經常在劇中扮「吱吱鼠」，令《過》不但沒有絲毫科幻感，反而更像《閃電傳真機》中的「小老鼠與大花貓」(正確來說是「鼠洞」)這類短劇。其中最令人礙眼的，是森美每次「變身」都是重複同一組動作(先是變成紅眼，然後小腿突然不合比例變粗)，這不禁令人聯想起廿幾三十年前《美少女戰士》的變身模式，甚或三十幾四十年前黃日華版郭靖使出「降龍十八掌」前耍出的動作。到2020年仍套用上世紀末的變身模式，真是老套到替森美汗顏。

上，卻以在電影的搞笑方法，根本是無法啟動觀眾的笑點；同理，森美的演繹實在太在做主持：轉數快、伶牙俐齒。沒錯觀眾是喜歡這樣的森美，但只限於他在做主持或DJ時，一旦放諸戲劇中，反而令角色變成片面單調。

整體來說，《過》不夠好笑，但我認為不能全怪罪於森美。事實上森美無論做主持或DJ都好識得搞笑，但不等於其搞笑能力同樣適用於演戲中。森美的好笑在於即興、轉數快，還要有一個可以被她盡情揶揄的

其實《過》玩超級英雄橋段是OK的，森美做男主角亦有新鮮感，卻不等於將他在做主持的風趣幽默，夾硬硬植在劇集中便等於好笑。有時總覺得，其實搞笑的竅門，正在於出其不意——森美在戲中最好笑的戲份，不是他的搶白，反而是一直被當成賤人的他，竟被明卓淇(譚凱琪飾)當成一個好人時，他那表面靦腆卻又暗自得意的表情，觀眾(包括我)會覺得很抵死吸核。皆因看到平日主持皆處於強勢的森美，竟像個獲讚賞的小學生般，這種反差便能刺中大家的笑點……可見若不在劇情和笑位設計上多花心思，就算差利卓卓靈臺再世，觀眾也不會因為界面而陪笑。

文：視撈人